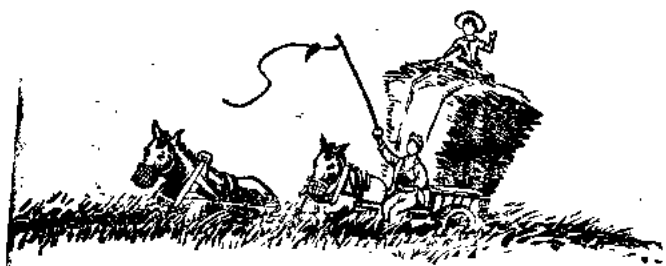


44.81
LGF

0195114

北京来的孩子





北京来的孩子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北 京 来 的 孩 子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路七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字数：100千字

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300册

书号：10088·498

定价：0.50元

【内容提要】

本书编选了十三个短篇。《北京来的孩子》，抒发了少年儿童坚定走“五·七”道路的革命理想；《玉珍》、《师生之间》、《一份晚交的试卷》等篇，颂扬了在教育革命中敢想、敢说、敢闯的大无畏精神；《小峰峰报矿》，描写了坚持群众报矿、反对崇洋思想；《一道作文题》等篇，塑造了艰苦奋斗，保持优良传统的工人师傅的高大形象。

作品题材广泛、新颖，思想性和故事性强，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。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生动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目 录

北京来的孩子.....	卢 贻 奋(1)
玉 珍.....	白 蔚(24)
一份晚交的试卷.....	亦 农(42)
师生之间.....	齐玉堦(51)
火 焰 驹.....	王东汉(70)
一道作文题.....	高有为(87)
弹 弓.....	白 蔚(103)
学 军.....	石 峭(124)
田师傅和小冬青.....	卢耿奋(139)
公社小社员.....	刘桂权(157)
小峰峰报矿.....	李士杰(171)
学英的故事.....	李留柱(191)
小平车的故事.....	亦 农(204)

北京来的孩子

卢庚奋

六月的原野，棒子绿油油，麦浪金灿灿，鸟儿唱曲曲，花儿香喷喷。在铺满金色阳光的田间大道上，飞奔着一辆胶轮大车。车把式是位年轻的小伙子，手里扬着红缨鞭，黑里透红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浓黑的短茬茬头发上扎着条雪白的毛巾，敞开的胸前，白背心上印着个大红“奖”字，十分耀眼。年轻人身旁，紧跟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儿，细挑个，白脸蛋，黑眉毛，大眼睛，胸前的红领巾飘呀飘，象一团火。他叫二平，赶车的是他的哥哥。哥俩赶着大车，往打麦场运送试验田的麦子。

二平的家在伟大祖国的首都——北京。哥哥在吕梁山区插队落户。哥哥对二平可好啦！他常常给二平写信，告诉广阔天地的新人新事，告诉自己接受再教育的心得、体会，告诉他们搞科学试验的有趣故事。这一封封信，把二平带到一个身心向往的境界，二

平给迷住啦！他幼小的心，象张开了翅膀，飞啊，飞啊，飞过山，飞过水，飞到哥哥那儿。他恨不得自己“啪”一家伙，长成哥哥那般高，戴上大红花，坐上绿火车，来和哥哥一块儿战斗。

这天，二平突然想出个小主意，高兴得蹦起来。他给哥哥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，再过一个多月，学校就要放暑假了，他要度一个有意义的假期，要到哥哥那儿去，在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学本领，长才干，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。很快，他就收到了哥哥的回信。哥哥不但欢迎他去，还夸他有出息，有志气，懂事多啦！回到家，二平把哥哥的回信往爸爸妈妈面前一展，把自己的小主意一说，爸爸妈妈不放心。妈妈说：“甬去啦，瞎打瞎闹影响你哥哥。”二平说：“谁去瞎打瞎闹啦？我是去锻炼！”爸爸说：“二平还小，等大了再去吧。”二平头一歪：“还小？您给八路军叔叔送信那阵儿，不是才十岁吗？还没有我现在大呢！”二平的话，把爸爸妈妈逗乐了。爸爸说：

“去吧，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，为将来上山下乡打基础。”妈妈说：“去了听哥哥的话，甬贪玩，甬闯祸，甬给北京的孩子丢脸。”二平乐得手舞足蹈，连连应承：“记住了！记住了！”妈妈看了二平一眼说：“看把你乐的，放假还远着哪，还有……”妈妈翻了

翻日历，“还有一个多月呢！”是啊，离放假还有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哪！二平真有点等不得。正在犯愁的当儿，门开了，嚯！进来的是哥哥！哥哥进京给生产队买东西来了。

哥哥办完事要回去，二平要跟着走。爸爸说：“还没放假呀！”哥哥说：“到了那儿也能上，让二平跟我走吧，省得放了假一个人去，叫你们不放心。”爸爸妈妈同意了。二平更是高兴，两手搂住哥哥的脖子，荡起秋千来。

二平跟哥哥去到那儿，正是麦收时节，正赶上小学校放麦假，二平就和哥哥一道，投入了紧张的麦收战斗。

大道旁，真叫美。草儿绿，花儿红，蝴蝶飞，蚂蚱蹦，大杨树摇着它那亮闪闪的绿叶儿，哗哗啦啦，象唱歌儿。二平不采野花，也不捉蚂蚱，甩着两条小胳膊，跟着大车往前走。哥哥扬着红缨鞭，甩得“啪啪”响，骏马昂着头，扬起蹄，杳杳地奔向前。

哥哥不时从路上拾起一个半个的麦穗。二平指着金黄的麦田说：“这么多的麦子，还稀罕这么一两个穗子？”哥哥告诉二平，他们送的麦子，可不是普通的麦子，是他们一伙知识青年在老贫农的指点下，大搞科学实验，用了三年的时间培育出的优种小麦。这

种小麦，穗子大，颗粒饱，既抗风，又耐旱，同样的地，比其它品种的小麦就产得多。这种小麦要在全县推广。麦子要专人运、专人打、专人保管，混不得一粒杂种。哥哥弯腰又拾起半拉麦穗，继续说：“每粒麦子都来的不容易啊！是大伙儿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阶级敌人斗，斗出来的。就说这茬麦子吧，从去年秋天起，就翻地，驮粪，播种；春天又轧，又锄，追肥，浇水；麦苗长到尺把高，遇上大旱，水库干了底，地里张了嘴，大伙儿没明没黑，从几里远的小河担来水浇；扬花吐穗的时候，起了虫，连着喷了两次药水，才夺得了丰收。这是自然灾害；还有阶级敌人，对我们搞科学实验，恨得眼底出血，瞅空就想破坏。今春，试验田刚播下种子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，狗地主‘独耳狗’就偷偷地撒进其它麦种，被我们发现了，把那老东西狠狠批斗了一顿，还游了街。”二平问哥哥，狗地主为啥叫“独耳狗”，哥哥给二平讲了这么段故事——

解放前，有一年的麦收时节，老支书和他的父亲租种了地主的几亩薄地，经过父子俩累死累活的辛勤耕作，长出了金灿灿的麦子。麦子收到场上，刚刚扬净扫拢，狗地主就带着账房先生和狗腿子收租来了。算盘一响，抢走全场麦子，还欠三石六斗。他父亲气愤

不过，跟狗地主顶撞起来，被狗地主当头一文明棍打昏在地。老支书两眼喷火，抡起扬场的木锨，朝狗地主头上猛劈下去；狗地主头一斜，“喀嚓”一声，木锨劈在耳根上，连头皮带耳朵，劈下一大片。从那以后，这狗地主就成了“独耳狗”。可是，他父亲从那以后，常常头疼，不久也便离开了人间。老支书被狗腿子打得遍体鳞伤，又被送进衙门，多亏穷乡亲们凑了一笔款，才搭救出来。乡亲们把他抬回家，家里没有一粒粮，他的小闺女提着篮子，到地里拾麦穗，狗地主看见了，指使狗腿子抢走麦穗，踩烂篮子，还放出恶狗咬小闺女。小闺女在前面跑，恶狗在背后追，一失足，滚下石崖，活活摔死在石崖下……

二平听了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说：“我一定要牢记这笔血泪账，为亲人们报仇！”

哥哥使劲甩了个响鞭，接着说：“解放了，老支书带领大伙儿斗倒了‘独耳狗’，分了他的地，住了他的房，文化大革命中，又批斗了他的反动言行，这老东西表面上点头哈腰装老实，逢人面带三分笑，可是，骨子里可恨透了社会主义，恨透了贫下中农，时刻做着变天的梦，瞅空就想搞破坏。我们刚来那阵儿，他背后煽动说：‘喝了十几年墨水，来这穷山窝受罪来啦，’我们搞科学实验，他暗地里挑拨说：‘这

群京娃子，就好显红露黑，准保是地里劳动烦了，想清闲清闲。’被大伙儿批斗得灰溜溜的。可是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咱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’，提高警惕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、捣乱。”二平眨巴着机灵的大眼睛，坚定地说：“对！他敢动一动，就敲碎他的狗头！”

二

来到试验田，麦捆子，站满地，这一堆，那一溜，多极啦！一群大哥哥大姐姐正热火朝天地收割，镰刀飞舞，银光闪闪。哥哥指着人群中一位白发、白胡子的老爷爷告诉二平，这老爷爷就是被称为“吕梁山下不老松”的老支书。

二平连蹦带跳来到老爷爷跟前，攀着老爷爷的胳膊，亲昵地叫道：“老爷爷！老支书！”

老支书眯缝着眼睛，端详着二平。当他一眼瞥见身旁抿着嘴笑的二平的哥哥时，爽朗地笑起来：“噢，你就是二平吧？你哥哥早就叨念你要来了。”

二平说：“老爷爷，我要向贫下中农学习，将来毕了业，就来这儿，和哥哥一块儿插队落户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还要搞科学实验，培育优种，多打粮食，打得多多的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支援世界革



命。”

老支书笑眯了双眼：“好哇！好哇！真不愧是北京来的孩子，有志气，有雄心。老爷爷代表全体贫下中农欢迎你，你就迈开大步，象你哥哥那样走吧。”

这当儿，试验田的小麦全割倒了，大伙儿七手八脚帮哥哥装好车，就要到山后去割了。临走，老支书叫住一位大姐姐说：“淑敏，你就留在这儿吧，照看麦子，不要让鸟雀糟害，提防坏人破坏。”淑敏姐说：

“把小玉花留下吧，我去割。”老支书说：“这也是顶重要的事情；何况，今早社员们还没上地，你就先来干开了，该歇息歇息啦。”淑敏姐还要说什么，二平抢先了：

“老爷爷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。”

“你能行？”

“能行！”

“恐怕……”老支书还是有点不放心。

“老爷爷，您别担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您看，我是红小兵呢！”二平唯恐老支书不答应，把胸脯一挺，那火炬一般鲜红的领巾，在灿烂阳光下，更加红的耀眼。

老支书拍着二平的肩膀说：“那好，不过，红小兵同志，老爷爷还得问问你，怎样才能保证完成任务呢？”

“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贪玩，勤瞭看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？”二平搔搔头皮，想不起来了。他睁着求援的眼睛望着哥哥。只见哥哥把两只拳头拉开架势，在胸前一顶，又指指脑袋。二平立刻领悟了，说：“要牢记阶级斗争，遇事多动脑筋。”

老支书满意地点点头。突然，又好象想起什么，转向哥哥，带着商量的口气说：“广播上说，今天有雷雨，派两个人帮你运吧？”哥哥手搭凉篷望望蓝天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用啦，收割任务也很重，我加把油，尽快往回运。”老支书看看地里的麦捆子，又看看

天，同意了哥哥的意见，和淑敏姐相跟着走了。走了几步，淑敏姐又折回来，把自己的草帽戴在二平头上。

二平望着老支书他俩远去的背影，心里乐滋滋的：二平在为试验田的麦子站岗放哨了，多美气！

哥哥要赶车往回运，又嘱咐二平：“要记住刚才的话，不要出洋相。”

大车“嘎吱呦——嘎吱呦——”地唱着歌儿走远了，地里静了下来。松鼠在那儿叫唤，知了在树上长鸣。二平一会儿抬头四下张望，一会儿细心拾起地上的麦穗。

“特儿——”，一只小鸟落在二平的面前。哟哟，多美丽的小鸟哟！白头顶，黑尾巴，绿翅膀，红爪爪，还“噙儿噙儿”地唱歌哪！再细看，嘴岔窝黄生生的。刚出窝，翅膀软，力气小飞不远，准能逮住。二平刚想去逮，猛然记起老支书面前的保证，忙低下头，不看它。可那小鸟象故意逗二平，一个劲儿地叫唤，好象在说：“逮来吧，逮不住。”二平拣起一块土坷垃，把小鸟打飞了。

三

蓝湛湛的天空，象洗过一般，没有一片儿云，没有一丝儿风。太阳越升越高，越高越晒，晒得小草打了蔫，

晒得大地冒青烟。二平浑身的汗水往外冒，嘴里干咧咧，舌头转不动，小褂子贴在脊梁上，怪难受。二平干脆把褂子一剥，光膀子干开了，心里还想，用不了几天，我的胳膊也和哥哥的一般黑了。

“哟，哪来的小客人，村里从来没见过呀。”

二平循声望去，一个瘦筋干巴的老头子，站在路旁地垄下，一手扶着地垄上的一背麦捆子，龇着牙，望着二平干笑。

二平应了一声：“北京来的。”

“北京来的。对，一说话就听出来了。噢，准是来看望插队的知识青年的吧？这儿有你的哥哥，还是有你的姐姐？大热天，也不让在家玩，叫人家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儿受苦，真是的。”老头子显出很关心的样子。

二平说：“锻炼嘛，怎么说是受苦？”

“对对对，红小兵思想就是好。”老头子显然是看见了二平脖子上的红领巾，又说，“是放暑假了吧？嘿，北京多好，我年轻时去过。王府井多热闹，颐和园多秀丽。放了假，在北海划划船，在景山爬爬山，饿了，吃点糕点面包；渴了，有的是汽水和冰棍，多来劲儿！来这穷山窝，有啥好玩的？”

二平听了老头子的话，觉得很不是味，不由得打

量起这个人来。只见那老头子的脸，象晒得半干的臭香瓜，松弛的脸皮耷拉着。看得出，早先一定是个“吸血鬼”。头上箍着条破旧的毛巾，奇怪的是，那毛巾的结不是结在后巴上，而是从偏侧垂下来，把只右耳朵遮盖得严严实实。这人倒古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二平动开了脑筋。

老头子扯开破嗓子：“小客人，有你个好玩儿的。”他指了指山后，“翻过那个山豁不远，有一棵大柳树，大柳树上住着一窝鸟儿，这鸟儿可好看啦，北京动物园也没见过。前几天刚孵出一窝来，快出窝了，你去掏下来，该多好玩儿！我是老了，要不，我早掏了。去吧，掏下来我买一只，五毛钱，能买几斤毛杏吃。”边说，边拍打着上衣口袋，“真的，不骗你，骗你叫雷劈死。”

二平斜了老头子一眼，心里嘀咕：“这是个什么人呀，人家在这儿照看麦子，他叫掏鸟儿去，勾引人家搞歪门邪道，真讨厌！等会儿哥哥来了，一定要汇报。”可是，刚才那小鸟的影子，又闪现在二平眼前，小鸟那好听的叫声，又鸣响在二平耳旁。但是，二平才不离开这儿呢，二平要拾麦穗，不让金色的种子丢掉一粒；二平要给麦子站岗放哨，不让优种里混进一粒杂种。他冲着老头子喊：“要掏你掏去，甬勾

引别人，我不干！”

老头子淡笑着，愣了一阵儿，坐到大杨树的荫影下，从衣兜里摸出一个香瓜，“咯蹭咯蹭”地大嚼起来，仿佛要成心羡慕这个北京来的孩子。待咽下一口，叫道：“小客人，别晒坏了，歇一阵儿吧，过来吃个瓜，又顶饿，又解渴。”说着，真又摸出一个来。

二平听了老头子前头的话，就觉得有问题，现在又看到老头子的这股殷勤劲儿，就更犯疑了。他舔一舔干燥的嘴唇，心里盘算：这老头子刚才想把我哄开，现在又给我吃瓜，为啥要纠缠我？究竟要打什么主意？当他的眼光几次落在那箍得古怪的毛巾上，落在那苦住整个右耳朵的毛巾结时，心里“咯瞪”一下，哟荷！这老东西莫非就是“独耳狗”，就是那个被老支书劈去一只耳朵的狗地主？

老头子见二平看着他，以为二平嘴馋了，越发起劲引诱二平：“来呀，山里人可见不得小气，这瓜可好哩，灯笼红，一兜蜜，香喷喷，甜殷殷，吃了还想吃。”

这时候，二平想起哥哥常对他说的话，搞阶级斗争，要勇敢、沉着、胆大、心细，还要讲究策略。他眉毛一扬，想出了办法。心里暗暗骂道：“狡猾的狐狸，看你要什么花招！”就向老头子走去：“谁小气